

好好生活就是好生活

——记我的老师陆有铨

■ 华 桦

闻声识先生

记得刚读大一的时候，有一次民主选举，七个候选人中选出六个。作为刚入学的“菜鸟”，我们这些大一新生对候选名单上的不少名字还有些陌生。坐在旁边的学姐们对着名单指指点点：“这六个人都是教授、大牌儿，这一个是学生……”于是“菜鸟”们纷纷在“大牌儿”的名字上划了勾。选举结果宣布，教授们都选上了，学生代表落选了。正当大家都认为选举结束准备散去的时候，响起了一个声音：“这个选举结果不合理，统共就一个学生代表，还没选上，把我的名字去掉，把这个学生加上去吧。”此话一出，学生们立马叽叽喳喳议论起来，一时间嘈杂的人声淹没了刚才的声音，以至于我压根儿没弄清刚才谁在说话，只听到旁边兴奋的议论声：“陆老师真有性格。”

陆老师，就是我的导师陆有铨先生。那一次选举的最终结果如何我早已忘了，只是后来每每看到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之类的字眼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禁会想，这算不算陆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教育哲学课呢？

好几年之后，我才真正近距离接触了陆老师，他身材高大，红光满面，老远就能在人堆儿中一眼看见他的一头白发，爱穿体恤和牛仔裤，喜欢站着上课，讲教育哲学幽默中见智慧。

牵牛与扶犁

陆老师治学严谨，敢讲真话。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经常可以听到陆老师的点睛之语。例如“教育有规律吗”、“道德有底线吗”这些问题的提出常常在会议上掀起高潮，发人深省。每年的博士论文开题和答辩更是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聆听陆老师的见解。对于陆老师的点评，博士生们是又敬又怕。曾经有个博士生说：“陆老师的每句点评都戳到了我的软肋，很痛，但是很痛快，因为这正是我论文最需要改进的地方。”

做陆老师的学生，更是少不了“挨骂”。与从前对教育哲学形而上的想象不同，陆老师总要求我们从现实中找到真问题。从指导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到正式开题，陆老师起码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每周定时上课讨论，反复商榷，严格把关。陆老师经常质问我，“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把我们那些“无病呻吟”的论点斥之为“正确的废话”。正所谓宁要深刻的片面，也不要肤浅的全面。陆老师非常推崇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留下的那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一直以此作为自己的学术精神，也希望学生们能秉承这一思想。爱之切，责之深。陆老师常说，等你们毕业了，我也就再不会批评你们了，你们成了专家学者，也再难听到别人的批评了。毕业这些年，每每虚掷光阴无所进益时，